

魯迅譯文集

第八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55 字数242,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12 $\frac{12}{16}$ 插图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25元

第八卷說明

本卷包括《豎琴》、《一天的工作》和《山民牧唱》。

《豎琴》是苏联 E. 札弥亚丁、L. 倫支、K. 斐定等十个作家的短篇小說合集，內收魯迅譯的七篇，柔石譯的两篇和曹靖华譯的一篇，1933 年 1 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一天的工作》是苏联 B. 毕力涅克、L. 綏甫林娜、N. 略悉珂等十个作家的短篇小說合集，內收魯迅譯的八篇，文尹（瞿秋白）譯的两篇。1933 年 3 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1936 年 7 月魯迅曾將上述二書合編为《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仍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山民牧唱》是西班牙 P. 巴罗哈的短篇小說集，原拟編入上海联华書局印行的《文艺連丛》中，但在魯迅生前未曾出版。

在 1938 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豎琴》和《一天的工作》編入第十九卷，《山民牧唱》編入第十八卷內。

本卷自《豎琴》中抽去柔石譯的两篇，《老耗子》(M. 淑

AAC66/01

雪兼珂作)和《物事》(V. 凱泰耶夫作);曹靖華譯的一篇,《星花》(B. 拉甫列涅夫作)。又自《一天的工作》中抽去文尹譯的兩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皆 A. 綏拉菲摩維支作)。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五月

第八卷目录

豎琴

前記	3
洞窟 (E. 札弥亚丁)	7
在沙漠上 (L. 倫支)	22
果树园 (K. 斐定)	31
穷苦的人们 (A. 雅各武萊夫)	46
豎琴 (V. 理定)	61
亚克与人性 (E. 左祝黎)	91
拉拉的利益 (V. 英培尔)	108
后記	116

一天的工作

前記	129
苦蓬 (B. 毕力涅克)	133
肥料 (L. 綏甫林娜)	147
铁的静寂 (N. 略悉珂)	181

我要活 (A. 聶維洛夫)	189
工人 (S. 瑪拉式庚)	196
革命的英雄們 (D. 季尔瑪諾夫)	212
父亲 (M. 唆罗珂夫)	252
枯煤, 人們和耐火磚 (F. 班菲洛夫, V. 伊連珂夫)	263
后記	276

山民牧唱

序文	295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	301
山民牧唱	313
促狹鬼萊哥羌台奇	347
会友	354
少年別	364
跋司珂族的人們	379

附 录

《豎琴》譯后附記	391
《肥料》譯后附記	393
《山民牧唱序》譯后附記	395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們》	

譯后附記.....	396
《促狹鬼萊哥羌台奇》譯后附記.....	398
《会友》譯后附記.....	400
《少年別》譯后附記.....	401

豎琴

前 記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介绍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軍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那是受过了英国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論”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結，揚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

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軍馬，这就是以小說为“閑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閱者不欢，打断他消閑的雅兴。此說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雕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給了他們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庫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綏夫和梭罗古勃之流的沈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惠垒賽耶夫，戈理基，瑪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沒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实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紐，是一个文学团体“綏拉比翁的兄弟們”。

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从党人

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說起自己来，則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尔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現，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維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当时的革命者，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鉄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当时指揮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其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单說是“爱文学”而沒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繼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們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介绍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

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①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① 这三篇是《老耗子》(M·淑雪兼珂作，柔石译)，《星花》(B·拉甫列涅夫作，靖华译)，和《物事》(V·凯泰耶夫作，柔石译)。这里都没有收入。——编者。

洞 窟

E. 札弥亚丁

冰河，猛犸^①，曠野。不知什么地方好象人家的夜的岩石，岩石上有着洞穴。可不知道是誰，在夜的岩石之間的小路上，吹着角笛，用鼻子嗅出路来，一面噴起着白白的粉雪——也許，是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犸，也許，乃是风。不，也許，风就是最象猛犸的猛犸的冻了的呻吟声。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是冬天。总得咬紧牙关，不要格格地响。总得用石斧来砍柴。总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一洞一洞的漸漸的深下去。总得多盖些长毛的兽皮……

在一世紀前，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間，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犸。用了毛皮，外套，毡毯，破布之类包裹起来的洞窟的人們，一洞一洞地，逐漸躲进去了。在圣母节^②，瑪丁·瑪替尼支去釘上了書斋。到凱山圣母节^③，便搬出食堂，躲在臥室里。这以后，就沒有可退的处所了。只好或者在这里熬过了围困，或者是死掉。

① Mammut, 古代的巨兽，形略似象。——譯者。

② 十月一日。——譯者。

③ 十二月二十二日。——譯者。

洞窟似的彼得堡的臥室里面，近来是諾亚的方舟之中一样的光景——恰如洪水一般乱七八糟的淨不淨的生物，瑪丁·瑪替尼支的書桌，書籍，磁器样的好象石器时代的点心，斯克略賓^① 作品第七十四号，熨斗，殷勤地洗得雪白了的馬鈴薯五个，鍍鎳的臥床的格子，斧头，小厨，柴，在这样的宇宙的中心，則有上帝——短腿，紅鏽，貪饕的洞窟的上帝——鑄鉄的火爐。

上帝正在强有力地呻吟。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迹。人类——瑪丁·瑪替尼支和瑪沙——是一声不响，以充滿虔誠的感謝的态度，将手都伸向那一边。暂时之間，洞窟里是春天了。暂时之間，毛皮，爪，牙，都被脫掉，通过了滿結着冰的脑的表皮，抽出碧綠的小草——思想来了。

“瑪德^②，你忘記了罢，明天是……唔唔，一定的，我知道。你忘記了！”

十月，树叶已經發黃，萎靡，雕落了的时候，是常有仿佛青眼一般的日子的。当这样的日子，不要看地面，却仰起头来，也能够相信“还有欢欣，还是夏季。”瑪沙就正是这样子。閉了眼睛，一听火爐的声音，便可以相信自己还是先前的自己，目下便要含笑从床上走起，紧抱了男人。而一点鐘之前，发了小刀刮着玻璃一般的声音的——那决

① Aleksandr Skriabin(1871—1915), 俄国有名的音乐家。——譯者。

② 瑪丁的亲爱称呼。——譯者。

不是自己的声音，决不是自己……

“唉唉，瑪德，瑪德！怎么統統……你先前是不会忘記什么的。廿九这天，是瑪理亚的命名日呵……”

鉄鑄的上帝还在呻吟着。照例沒有灯。不到十点鐘，火是不来的罢。洞窟的破碎了的圓天井在搖动。瑪丁·瑪替尼支蹲着——留神！再留神些！——仰了头，依旧在望十月的天空。为了不看发黄的，干枯的嘴唇。但瑪沙却道——

“瑪德，明天一早就烧起来，今天似的烧一整天，怎样！唔？家里有多少呢？書房里該还有半賽旬^①罢？”

很久以前，瑪沙就不能到北极似的書斋去了，所以什么也不知道。那里是，已經……留神，再留神些罢！

“半賽旬？不止的！恐怕那里是……”

忽然——灯来了。正是十点鐘。瑪丁·瑪替尼支沒有說完話，細着眼睛，轉过脸去了。在亮光中，比昏暗还苦。在明亮的处所，他那打皺的，粘土色的脸，是会分明看見的。大概的人們，現在都显着粘土色的脸。复原——成为亚当。但瑪沙却道——

“瑪德，我来試一試罢——也許我能够起来的呢……如果你早上就烧起火爐来。”

“那是，瑪沙，自然……这样的日子……那自然，早上就烧的。”

① 一賽旬約七立方尺。——譯者。

洞窟的上帝漸漸平靜，退縮了，終於停了响動，只微微地發些毕毕剝剝的聲音。聽到樓下的阿培志綏夫那里，在用石斧劈船板——石斧劈碎了瑪丁·瑪替尼支。那一片，是給瑪沙看着粘土一般的微笑，用珈琲磨子磨着干了的薯皮，準備做點心——然而瑪丁·瑪替尼支的別一片，却如无意中飛進了屋子裏面的小鳥一般，胡亂地撞着天花板，窗玻璃和牆壁。“那里去弄點柴——那里去弄點柴——那里去弄點柴。”

瑪丁·瑪替尼支穿起外套來，在那上面系好了皮帶。（洞窟的人們，是有一種迷信，以為這麼一來，就會溫暖的。）在屋角的小廚旁邊，將洋鐵水桶嘩唧地响了一下。

“你那里去，瑪德？”

“就回來的。到下面去汲一點水。”

瑪丁·瑪替尼支在冰滿了溢出的水的樓梯上站了一會，便擺着身子，長噓了一口氣，腳鐐似的响着水桶，下到阿培志綏夫那里去了。在這家里，是還有水的。主人阿培志綏夫自己來開了門。穿的是用繩子做帶的外套，那久不修刮的臉——簡直是灰塵直沁到底似的滿生着赭色雜草的荒原。從雜草間，看見黃的石塊一般的齒牙，從齒牙間，蜥蜴的小尾巴閃了一下——是微笑。

“阿阿，瑪丁·瑪替尼支！什麼事，汲水么？請請，請請，請請。”

在夾在外門和里門之間的籠一樣的屋子——提着水桶，便連轉向也難的狹窄的屋子裏，就堆着阿培志綏夫的

柴。粘土色的瑪丁·瑪替尼支的肚子，在柴上狠狠地一撞，——粘土块上，竟印上了深痕。这以后，在更深的廊下，是撞在厨角上。

走过食堂——食堂里在着阿培志綏夫的雌兒和三匹小仔。雌头連忙將羹碟子藏在擦桌布下面了。从别的洞窟里来了人——忽然扑到，会抓了去，也說不定的。

在厨房里捻开水道的龙头，阿培志綏夫露出石头一般的牙齿来，笑了一笑。

“可是，太太怎样？太太怎样？太太怎样？”

“無論如何，亚历舍·伊凡諾微支，也还是一样的：总归不行。明天就是命名日了，但家里呢……”

“大家都这样呵，瑪丁·瑪替尼支。都这样呵，都这样呵，都这样呵……”

在厨房里，听得那誤进屋里的小鳥，飞了起来，霍霍地鼓着翅子。原是左左右右飞着的，但突然絕望，拚命将胸脯撞在壁上了。

“亚历舍·伊凡諾微支，我……亚历舍·伊凡諾微支，只要五六块就好，可以将你那里的(柴)借給我么？……”

黄色的石头似的牙齿，从杂草中間露出来。黄色的牙齿，从眼睛里显出来。阿培志綏夫的全身，被牙齿所包裹了，那牙齿漸漸伸长开去。

“說什么，瑪丁·瑪替尼支，說什么，說什么？連我們自己的家里面……你大約也知道的罢，現在是什么都……你大約也知道的罢，你大約也知道的罢……”